

卷之八

金瓶梅
丁丑初夏
新編圖

小說
中國

情天恨海



巴蜀書社

• 小说中国 •

情天恨海

主编 杨晓明

巴蜀書社

责任编辑:谭晓红
封面设计:黑马工作室

小说中国之情天恨海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码 610012)
总编室电话:(028)6656816 发行科电话(028)6662019
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
成都神仙树南郊村工业小区(028)5183822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375 字数 150 千
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7-80523-986-X/1·416 定价:120.00 元(全套十册)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-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(1)
-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(21)
-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(39)
-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(54)
- 陈多寿生死夫妻 (69)
- 假作真戏里传情 (86)
- 洒雪堂美梦成真 (106)
- 痴男怨女还魂相聚 (126)
- 两纳聘方成秦和晋 (146)
-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(167)
- 乐小舍拼生觅偶 (190)
- 单符郎全州佳偶 (201)
- 吹凤箫女诱东墙 (214)
- 张于湖误宿女贞观 (227)
-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(242)

蒋兴哥重会珍珠衫

在湖北襄阳府枣阳县（今湖北枣阳），有一个人姓蒋，名德，小字兴哥。他的父亲蒋世泽，在广东一带做买卖，赚钱养家。蒋兴哥九岁时，母亲罗氏死了，父亲不忍心让兴哥一人留在家，但又不能不做生意，无奈之下，只好把兴哥带在身边，一来自己途中有个伴，二来也让兴哥学些本事。那时，兴哥虽然只有九岁，但已长得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行步端庄，言辞敏捷。蒋世泽极其疼爱小兴哥，一路上怕遭人妒忌，对外人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。这罗家原来也是下广东做生意的，先后有三代是生意人。广东一带的商人店主，多半与罗家相识。蒋世泽就是跟着罗家人干上这行的。罗家近些年遭了几次官司，家道中落，也就没有再下广东了。很久没见到罗家的人，广东的老相识们十分挂念，一听说有罗家小官人来到，都争先恐后地来看，见到清秀而聪明伶俐的兴哥，喜爱之极。

转眼间，兴哥随父亲下广东做生意也跑了好几趟了，逐渐学会了生意场上的本事，蒋世泽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。谁

知好景不长，兴哥刚满十七岁，父亲便病逝了。兴哥在悲痛中给父亲办理后事，蒋家许多亲朋好友都前来吊唁。兴哥未来的岳丈王公也来了。兴哥与王家小女儿从小定了娃娃亲。一心想着兴哥婚事的蒋家亲戚，免不了借机向王公提到兴哥的婚事。可王公认为必要的嫁妆一时不能准备齐全，况且兴哥孝期未滿，最好再等些时候。

光阴似箭，一年又过去了。兴哥祭了父亲灵位，脱下孝服，又让媒人去王家提亲。王公这次答应了。没过几天，兴哥便欢天喜地地娶回了新娘。新娘小名叫做三巧儿，长得十分标致，娇姿艳质。蒋兴哥本来也是有才有貌的人，如今娶了个美人，两人真是一对佳偶。男欢女爱，好不快活。

新婚过后，兴哥想起广东那边还有许多帐务，便决定去一趟广东。兴哥把他的想法告诉三巧儿，三巧儿起初同意了，可一听路途那么遥远，一时是回不来的，又不愿意了。毕竟是新婚燕尔，谁也离不开谁，兴哥便将计划搁下了。两人恩恩爱爱，令人羡慕不已。

光阴荏苒，不知不觉又是两年过去了，兴哥决意要下广东，他先悄悄地收拾好行李，选定个吉日。到了临走前五天，他才告诉妻子：“常言说得好：‘坐吃山空。’你我夫妻两人，也应当跑跑生意了，不能断了这条生路。现在天气不冷不热，正好上路。”三巧儿知道留不住兴哥，只得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兴哥说：“这次下广东也是不得已的，一年便能回来，下次再多去些日子。”三巧儿指着楼前的一

棵椿树说：“明年椿树发芽时，你就回来了。”话未说完，三巧儿已哭得像泪人儿了。兴哥替妻子揩拭眼泪，自己也不禁泪水满眶。

临走的那天，夫妻两个哭哭啼啼，依依不舍。兴哥取出祖传的珍珠衫，让妻子保管。又安排好家里的事，带了些银两、帐目底本以及随身衣服，便和一个小伙计上路了。临行时嘱咐妻子：“你耐心在家等我回来。这里有许多轻浮子弟，你又如此美貌，不要轻易出门，以免惹火烧身。”三巧儿应道：“你放心吧，早去早回。”两人挥泪而别。

兴哥一路南下，只想着妻子，不管身边发生的其他事。很快，他便到了广东，见到了许多以前的朋友。在后来的半个月时间里，他被朋友邀请四处吃喝。由于一路辛劳，又加之饮食没有节制，兴哥不久便病倒了，每天看病服药，直到暮秋时节才基本痊愈。生意也耽搁了。虽然兴哥十分想家，可为了生意，还是只有留在广东。

三巧儿听了丈夫的叮嘱，很少出门，独自在家做些针线。时间转瞬即逝，到了岁末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放爆竹，吃年夜饭，热闹非凡。三巧儿触景生情，越发想念丈夫。正月初一那天，久未看街景的三巧儿，经不住丫环暖雪和晴云的劝说，来到窗边，让丫环推开窗子，放下窗帘，透过帘子观看街景。三巧儿一边看着街景，一边不由得想找个算命先生来卜卜卦，看丈夫什么时候能够回来。丫环暖雪知道了她的心思，便于正月初四找来了一个瞎子算命先生。三巧儿

让先生算算丈夫的归期。那算命先生卜了卦，告诉王三巧儿说：“你丈夫已动身回家，不会过多久，你便可以见到他了。”三巧儿听后，高兴地赏了钱给他，叫丫环送他出门。

自从得了那一卦后，三巧儿天天在窗前张望，盼望丈夫归来。可一直又等到农历二月初，楼前的那棵椿树发芽了，仍不见丈夫的影子。想起丈夫临走前与她的约定，心里愈慌，整天不停地向外张望。这样一来，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。这人是徽州新安县（今浙江淳安）人氏，姓陈名商，小名大喜哥，又叫大郎。陈商二十四岁上下，长得一表人才。父母双亡后，将妻子留在家里，自己来枣阳做豆米生意，暂住在城外。这天，他进城到汪家典当铺寻问家信。而汪家典当铺正好对着蒋家。当天，陈商戴着一顶苏州式样的帽子，穿着鱼肚白的湖纱袍子，与蒋兴哥平日的穿着很相似。三巧儿站在帘内，远远望见他走来，以为是丈夫回来了，一时激动，便探出头去，对着那陈商看。恰好遇到陈商也抬起头，看见了楼上这位美貌少妇，心里很是欢喜，不禁朝三巧儿丢了个多情眼色。这时，三巧儿看清了来人，知道自己认错了，羞得两颊通红，忙关好窗户，跑回卧室，坐在床边，心口突突地跳个不停。而仍然站在楼下的陈商却已被三巧儿勾去了魂，一心念着她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有妇之夫了。虽然如此，可陈商想到自己是外乡人，在枣阳并没有十分要好的朋友可以帮忙，不由得黯然神伤。他悻悻地正要往回走，忽然想起了平时与他有生意来往的薛婆。那薛婆是买卖金银

首饰、珠宝玉器的，成天走街串巷，与县里许多人家都有来往，又是个能言快语的老婆子。陈商打定主意请她帮忙撮合。

第二天，陈商起了个大早，草草地梳洗了，带了一百两银子，两大锭金子，便急急忙忙进了城，去找薛婆。这时，薛婆还没有出门，正在收拾装珠子的箱子。听到有人敲门，得知是陈商，便开了门让他进屋。两人寒暄了一番，陈商便取出随身所带的一百两银子，说明了来意，要请薛婆帮忙。薛婆听后，连连摇头说：“这事不好办，蒋兴哥娶了三巧儿后，两人如漆似胶，寸步不离。如今兴哥出门做生意快一年了，三巧儿足不出户，很守贞节。何况，我对他家也不是很了解，连那三巧儿长得什么样我都不知道。这事我真的无能为力。”陈商听薛婆这样说，连忙又拿出两大锭金子，求她无论如何也要帮这个忙。薛婆经不住陈商的纠缠，何况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更不用说是薛婆这样的见钱眼开的老婆子了。她答应了陈商，并约陈商第二天早饭后到汪家典当铺相会，如此如此，听从她的安排。

第二天一早，陈商换了一身整洁的衣服，取了三四百两银子，放在一个大皮匣里，叫随身仆从背着，来到汪家典当铺。坐在铺子门口等了一会儿，便看见薛婆抱着珠宝首饰箱走过来了。陈商叫住了薛婆，说是要买珠宝首饰。薛婆打开箱子，向陈商炫耀自己的货物。那些珠宝首饰光彩夺目，奇巧动人。陈商随便挑选了几串珠子，薛婆见了便说：“你选

这么多上好的珠子，恐怕出不起这样的大价钱。”陈商打开皮匣，将白花花的银两撒在桌上，故意放大嗓门说：“有这些银两，难道还买不起你的珠子？”薛婆一见这么多银子，又抬高了价，两人便反复地讨价还价，对珠子言真道假，闹得街坊邻居都出门来看热闹。

三巧儿听到对面闹嚷嚷的，不由得也开窗暗窥，刹那间，耀眼闪烁的珠宝首饰已占据了她的眼睛。三巧儿十分喜欢这些珠宝首饰，便让丫环晴云去叫薛婆上楼，她要仔细看看那些首饰。就这样，薛婆便进入了蒋家，为接近三巧儿打下了基础。按照事先的约定，陈商心里乐滋滋地收拾起银子，回家等候佳音去了。

薛婆随晴云上楼，见到了三巧儿，心里不禁想道：“如此美人，怪不得会让陈大郎心迷，我如果是个男子，也一定会被她勾住魂魄的。”两个妇人寒暄了几句，三巧儿刚刚挑选，薛婆却说自己有要紧的事，留下首饰箱让三巧儿仔细挑选，自己办完事再来取。

薛婆走后没多久，三巧儿便选出了几样自己很喜欢的首饰，只等薛婆回来议价给钱了。可这一等便是五天，到了第六天正午后，忽然下了一场大雨。雨还没停，便听见敲门声，丫环开了门，原来是衣衫湿透了的薛婆，便让她进了门。薛婆见到三巧儿便赔不是，三巧儿问她：“这几天你到哪里去了？”薛婆回答说：“我到女儿家看刚出生的娃娃，被留着住了几天，今天才回来。谁知半路上竟下起雨来，这伞

还是借的。”三巧儿和薛婆闲聊了一会儿，便说到珠宝首饰上。三巧儿说自己已选好几样很喜欢的首饰，让薛婆给个价。薛婆却让三巧儿自行估价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二人的交易做得愉快，雨又还没有停，三巧儿便请薛婆吃了晚饭再走。这正好中薛婆的意，坐下来与三巧儿对饮，直到天晚才告辞。三巧儿要付首饰钱给她，薛婆推辞说，天晚了，不用急着付。连同珠宝首饰箱都仍然放在这里，明天白天一并来取。说罢，取了破伞便走了。

陈商在家里傻等了几天，毫无消息，便不顾一路泥泞，进城打听情况。来到薛婆家，没有找到人，等了好一会儿，眼看天色已晚，只好扫兴地准备回家。正在这时，看见薛婆满面风地回来了。陈商连忙迎了上去，作了揖，问道：“事情办得如何？”薛婆只是摇手说：“还没到时机，你回家等着吧。”陈商见薛婆有几分醉意，只有悻悻地离开了。

第二天，薛婆买了酒菜，又来到蒋家，说是要答谢三巧儿昨天请她的晚饭。两人又在一起喝酒聊天。薛婆能说会道，饮了酒更是天南海北，说个不停。三巧儿正好孤独，乐于有人作陪。两人你来我往，不久便成了熟识的朋友，薛婆往蒋家跑的次数更是多起来了。

一天饮酒时，薛婆问：“你丈夫出远门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，就忍心让你在家独守空房吗？”三巧儿说：“原先说好一年后就回来，可不知被什么事给耽搁了。”婆子听后叹息道：“依我看，撇下你这如花似玉的夫人，就算赚了大

钱又有什么用呢？”接着又说道：“那些跑江湖做生意的，长年在外，很少回家。我那四女婿长年在外，有了相好，朝欢暮乐，哪里会想到家里？三四年才回家一次。住不到一两个月，又走了。我女儿为他担惊受怕，谁知他在外边的事？”三巧儿听后，很自信地说：“我丈夫可不是那种人。”薛婆也不再往下说了，但这一番话，却多多少少扰乱了三巧儿内心的平静。

在此期间，陈商多次来探问消息，薛婆总说时机不成熟，让陈商很失望。这时，已是农历五月中旬了，天气渐热，薛婆在三巧儿面前说起自己家里窄小，又是朝西，夏天热起来很不好过，远没有三巧儿家凉爽。三巧儿便对薛婆说：“你若是舍得丢下家，就到我这来住上一两个月也好。”薛婆故意说：“我倒没什么，只是害怕你丈夫回来。”三巧儿告诉薛婆说，她丈夫不会三更半夜回来，让薛婆放心。这样，薛婆便搬到三巧儿家住下了。

很快到了农历七月初七，三巧儿的生日。薛婆准备了两盒礼，给三巧儿做生。这天，他找到陈商，告诉他，今晚便可成了，又告诉该怎么做。陈商喜不自胜地说道：“好，好！事成之后，定有厚报！”说罢，便欣然离去了。

当天午后，飘起了细雨，晚上天空中沒有星月。薛婆趁没人注意时把陈商领进蒋家藏了起来。晚上饮酒时，薛婆又故意问三巧儿：“你丈夫怎么还不回家呀？”三巧儿说：“算来已有一年半了。”薛婆叹惜道：“牛郎织女，一年也要相会

一次，你和兴哥却一年半还没见过面。做客他乡的人，哪一个没有风花雪月啊？只是苦了家中的娘子。”三巧儿听后叹了一口气，低头不语。薛婆见状，忙给两个丫头灌酒，晴云和暖雪缠不过她，喝了几大杯下去，醉得东倒西歪，被薛婆早早支下去睡了。对着烛光发呆的三巧儿，经不住薛婆的挑拨和灌酒，也是心醉神迷。正说话间，一只飞蛾在灯上旋转，薛婆用扇子一扑，故意扑灭了灯，叫了声：“啊呀，我去点个灯来。”便去开了楼门。陈商早已悄悄走上楼梯，在门外等候多时了。薛婆趁黑把他引进了门，旋即下了楼。

在楼下，薛婆灭了厨房里的火种，上来说：“夜深了，厨房里火种熄了，怎么办？”三巧儿说：“我习惯了点灯睡觉，黑魇魇地，好怕人！”薛婆忙说：“我与你同床睡觉，如何？”三巧儿同意了，薛婆又说：“你先上床，我关了门就来。”三巧儿于是先脱了外衣，上床躺下，又叫道：“你老人家快来罢。”薛婆应道：“就来了。”一边却推陈商上床去。陈商迫不及待地上了床，钻进了三巧儿的被窝。三巧儿摸着身子，说：“你老人家如此年纪，身上却这样光滑！”陈商早已欲火中烧，一把将三巧儿抱住，二话没说，翻身便……三巧儿本来就多喝了几杯，又是“久旱逢甘露”，春心荡漾，只觉得浑身舒坦，好不快活。那陈商是出入风月场的人，颠鸾倒凤，曲尽其趣，弄得三巧儿魂不附体，哪里还管他是什么人。直到云雨过后，三巧儿才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陈商如实地说了原委。薛婆也走到床前，说道：“不是我大胆，只是

一来可怜你青春独居，二来也是为救陈郎性命。你俩也是宿世姻缘，不干我的事。”三巧儿担心地问：“事已如此，我丈夫知道了怎么办？”薛婆又是一番献计后，便离开了他们。二人等薛婆一转身，又狂荡起来，直到天亮，还恋恋不舍。薛婆只好上楼敲门，催促陈商起身，送他出门。

从此以后，陈商与三巧儿每晚必会。两个丫头已被薛婆哄好了，不说一句女主人偷情的事。陈商和三巧儿你贪我爱，如胶似漆，胜如夫妻一般。陈商一心扑在三巧儿身上，一会儿给她置办好衣裙，一会又送她珠宝首饰。这样往来了半年多，陈商已耗费了千两银子。

俗话说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转眼又到了清时时节，陈商出外多时了，身边的银子也已经不多，便打算回家去一趟。他把想法告诉了三巧儿，三巧儿依依不舍，愿随陈商一同返乡，做个长久夫妻。可陈商已是有妇之夫，所以极力劝阻，打消三巧儿的这个想法，并发誓明年清明一定回枣阳来。三巧儿听后说道：“既然你诚心诚意，我也决不负心，你回到了家乡，若有人来枣阳，便托他捎个书信，好让我放心。”陈商满口答应。

陈商安排好回乡的事务后，来与三巧儿告别。这一夜，两人整夜没合眼。天快亮时，三巧儿开箱取出兴哥留下的珍珠衫，递给陈商说：“这件珍珠衫，是蒋家祖传的宝贝，夏天穿上它，清凉透骨。你这一去天气渐热，正用得着。我把它送给你作个纪念，穿上它，就如同我贴身一般。”陈商为

之感动，哭泣不止。三巧儿替他穿好珍珠衫，让丫环开了门，送他动身。

陈商有了这珍珠衫，每天穿着，就是夜里脱下，也放在被子里同睡，寸步不离。一路顺风，未到两月，到了苏州枫桥。那枫桥是豆米买卖的集散地，陈商免不了也要停下来做几桩生意。有一天，陈商赴同乡的酒席，在席上遇到一个襄阳客商，生得风流标致。这人正是蒋兴哥。原来兴哥在广东收购了些珍珠、玳瑁、苏木、沉香等，与同伴商量，到苏州来卖。兴哥早就听人说：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也有心要来走一趟，准备做完苏州的买卖就回家乡。因为隐姓经商，所以还是称为罗小官人。陈商与罗小官人年龄相当，又都是俊俏伶俐的年轻商人，谈吐应答之间，彼此敬慕。两人在席间互通了住处，相互拜望，竟成了知己，时常往来。

时间飞逝而过，兴哥做完了生意，准备启程返乡。临行时到陈商住处话别。两人对坐饮酒，促膝而谈。时值炎炎夏日，两人都解开外衣，陈商露出了珍珠衫。兴哥一见，大吃一惊。心中虽然疑惑，但又不好直问，只好夸赞此衫的美。陈商见他夸赞，不禁得意起来，问道：“你们县里有个蒋兴哥，罗兄可认得？”兴哥听了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我出外有一年多了，虽然知道此人，但不相识，陈兄为何问他？”陈商便把自己与三巧儿相好的事，告诉了兴哥。又一边扯着衣衫看，一边眼泪汪汪地说：“这珍珠衫就是三巧儿送给我的。罗兄这次回去，我有封书信，望你帮我捎一下。明天早晨我

会送到你的住处。”蒋兴哥嘴上答应，心里却在嘀咕：“竟有这种事！但既有珍珠衫为证，这事不假了！”这时的兴哥如针刺肚，哪里还有心思饮酒，急急起身告辞。回到住处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越想越烦恼，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回家。

他连夜收拾好行李，第二天一早便上船去了。正要开船的时候，却看见岸上有个人飞奔而来。此人正是陈商，交给兴哥一大包东西，让他转交。气得兴哥面如土色，恨得死去活来。等陈商走后，他展开信一看，信封上写着：“烦寄大市街东巷薛妈妈家。”兴哥一时性起，扯开包裹，只见有一条八尺多长的桃红绉纱汗巾，一个纸糊长匣儿，里面装着羊脂玉凤头簪一根。信中写道：“此物二件，麻烦干娘转寄心爱娘子三巧儿亲收，聊表纪念。相会之日，定在来年春天。珍重。”兴哥读后大怒，把信撕得粉碎，扔进河中，又将玉簪往船板上一扔，簪子折成了两段。旋即，兴哥又有些后悔：“我好糊涂，留这些东西作个证也好。”于是又拾起破簪，与汗巾仍然包成一包，催促开船。

兴哥急急地赶回家乡，望见自家的门，不禁黯然神伤。他想：“当初夫妻何等恩爱，只因我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却让三巧儿独守空房，弄出这种丑事来。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”一路上性急，巴不得快些到家。可到了家，心中却又苦又恨，行一步，懒一步。勉强进了家门，也不说话。三巧儿看见丈夫回来，自己心虚，满脸惭愧，也不敢殷勤上前攀话。兴哥搬完了行李，只说去看岳父岳母，便走了。这一

夜，兴哥仍到船上住了一晚。第二天早晨才回家，对三巧儿说：“你父母双双害病了，危在旦夕。我昨晚只得留下照顾。你父亲心中牵挂着你，想见你一面。我已备好了轿子，你马上回去罢，我随后就到。”三巧儿正疑惑丈夫昨晚未归，一听是父母害病，一时慌了神，急忙上了轿子往娘家赶。正要走时，兴哥又叫住了她，从袖中摸出一封信，让她交给父亲。

三巧儿到家一看，父母好好的，没有生过病，心里便挺纳闷。王公看见女儿不接而归，也有些诧异。三巧儿见过父母，把兴哥的信递给父亲。王公看完信，明白了兴哥的意图。原来，兴哥已把三巧儿休了。看着信中包着的桃红汗巾，折了的羊脂玉凤头簪，气愤的王公叫过女儿来问原因，三巧儿只是哭泣。王公无奈，径直去了女婿家，要兴哥给他一个说法。蒋兴哥没告诉王公事情的全部，只是说：“我家有祖传的珍珠衫一件，我去广东做生意时让令爱保管，今天就看它在不在家了。若在，我无话可说；若不在，我肯定休她。”王公急忙回家，问女儿：“你丈夫只问你要什么珍珠衫，你是不是给了什么人了？”三巧儿一听这话，顿时羞得满脸通红，没开口便号啕大哭了起来，慌得王公不知如何是好。父母相继来劝，可三巧儿只管哭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王公心中烦闷，便到隔壁邻居家去了。王婆见女儿哭得两眼红肿，怕她伤了身子，安慰了几句，便去给女儿暖酒以消愁。三巧儿独自呆在屋里思忖，她不明白珍珠衫是如何泄